

鬼谷子

奇兵大系之

如意劍



鬼谷子精品集

【奇兵大系】

如意劍

①下

中国・银川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杨建平

封面设计:李 彬

如意剑

鬼谷子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地址:银川市解放西路 1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固原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21.5 印张 445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套

ISBN 7-227-01589-0/I·473

(全二册)定价:29.60 元

鬼谷子先生乃新武侠小说一代大师，自创“玄功大系”和“奇兵大系”，以独特的笔触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，动人的性格意境，深受广大读者热烈欢迎，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，毫无疑问走在了时代的尖端上。

他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，无论在超时空的国度里，或在古老日子里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。看他的书，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。



第十二章 群魔聚会

吴冶和龙小青自从和杜浩天分离后，就拼命向东南而去。逃了一阵子，他们在一座山前一拐弯又向西而逃。两个人的速度风驰电掣，翻过几道山梁，跨过大片田野，才慢下来。他们稍为休息了一会，投镇子上去。

后面追的人，功力相差甚大，有的在前，有的在后，慢慢就拉开了距离。这样一来，前面的人就只好慢下来，不敢向前急追。峨嵋派的掌门周云发说：“慧心方丈，我们这样也不是办法，还要另选良策。”慧心方丈说：“你有何妙计？”周云发说：“我们这么追下去，垮的只能是我们，大批的弟子加入这恩怨之中，只会徒增死伤，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，不若让他们各回本派，只留几个精英就行了。”武当派掌门元阳子说：“不错，对付那两个煞星，人多也不顶用。只要我们人心齐，用力准，就不难克制他们。”邛崃派掌门刘大存说：“最好把昆仑派、崆峒派、恒山派的高手也联络上，这样，就形成了天罗地网，谅他们也逃不出去。”慧心说：“昆仑派掌门人白云峰素来不加入江湖恩怨之列，恐怕请不动。”周云发说：“我们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为何他就请不动呢？”元阳子说：“华山派的江雨贤已死，他的门下没有一个出色的，看来不能指望它了。”他的话刚落，一个人说：“元阳子，此言差矣，难道我傅广云不能为师弟伸冤报仇吗？”元阴子见来人高大神勇，飘飘不凡，大喜道：“玉萧傅广云，天下奇侠，自可和那小妮子一争长短，贫道却忘了，还望恕罪。”

神龙见首不是尾的傅广云要加入战团，那太好不过了。他比

江雨贤不知要高明多少倍？周云发道：“傅大侠你还是那么风采如昔，神功定然大长了？”傅广云说：“这个自然。前一段时间我在西域住了一阵，学了些奇特功法。和我们中土的不一样。”元阳子问：“都是些罕见的东西吧？”

傅广云说：“不全是。如‘蛤蟆功’也是少林七十二艺之一。‘龙象功’有他们的特色，但和少林的罗汉神功也有相似的地方。‘劈空掌’也不稀奇。最为特异的是‘千鬼还阳大真诀’神功，和我们的大相径庭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”

慧心说：“傅大侠说的是那种功夫：在和人交手时，想象自己是死了的，这样，不管对方的掌力多么雄厚，总不能把死人再打死一次。所以，在掌一对过即反击。是不是？”

傅广云说：“对的。两下掌一接实，你力不发，对方力已发完，这样，你再反击，就可轻而易举地将对方击毙。”

慧心说：“这和本派的金刚不坏神功是一样的。”

傅广云道：“大师的话差矣。这种功夫在各方面都怪异透顶，和你们少林派的神功没有丝毫相同。”

刘天存说：“若是和少林的金刚不坏神功相比，谁更好一些？”

傅广云说：“自然‘千鬼还阳大真诀’神功更妙，”它已臻完美之境，它是智慧和功力的结合体。”

周云发说：“这太妙了，这正是吴冶那小子的克星。他的武功虽然不凡，总不能把死人再打死一次吧？”元阳子说：“此计甚妙，让傅大侠对付吴冶，只是要小心龙小青的剑术。她的剑术神出鬼没，一点也摸不清头脑，稍有不慎就会挨上。”傅广云说：“龙小青的剑术真有那么高明吗？”刘天存说：“金花婆婆就死在她剑下，可见其厉害的程度，你师弟连招架之功都没有。”

这句话，使傅广云的脸一红：这真太丢人了，堂堂掌门人连

个小丫头的一剑都接不下，还有何面目再做掌门呢？死了好。

众掌门把本派弟子聚在一起，选出其得意门徒来。让其他的弟子回去。这样，追杀吴冶、龙小青的人就不是扯地连天了。而是成了锐利的剑，闪着道道寒光的剑。

吴冶、龙小青来到一个镇子，进了一家客店，要了一间房子，进了屋，这次逃亡，把两颗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，彼此谁也离不开谁。龙小青瞟了吴冶一眼，含着少女的羞涩。吴冶的心神一定，也感到了气氛的温馨。他走过去，把龙小青搂在怀里吻着，这是两人身体的头次相触，互相沉醉在一种美妙的氛围中。他们在外面吃了饭，便回了客房。在刚进门的时候，一只独眼盯住了龙小青，可那人又随之转过身去，露出兴奋的奸笑。吴冶、龙小青没有发现这个情况，进了房后，两人便上床同睡。他们没有脱衣，以防突然变故。他们实在太疲劳了，没多久，两人全沉沉睡去。

独眼人却在暗中等待下手的时刻，此刻，他笑了。他掏出一个珠子，如小杏般大，轻轻一弹，射进他们的房中。“啵”地一声极轻微的声响，小珠子炸开，屋子里弥漫了红雾。吴冶和龙小青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迷药所困。独眼人纵身入房，在吴冶的身上重重点了死穴。那是没有法子自解的。他把吴冶一脚踢下床，自己上去，躺在一旁，一只魔爪去解龙小青的衣扣。正当这时，房外又有一个小珠子飞进来，在独眼人的面前爆炸，声音也极轻，独眼人开始没有发觉，迷药珠飞进来，他正沉在欲海里，等听到响声，那雾已喷到他的脸上，多少也被他吸进去一些。独眼人惊骇欲死：这真可算螳螂扑蝉，黄雀在后，真个报应不爽。但他中毒并不太深，欲火一下子消尽，飞身而起。可是总也站不稳，脑子昏昏沉沉。

这时，一个高大的人影，飞掠而来。到了那人的近旁，冷笑

道：“白浩，想不到你也会这么栽跟头吧？”白浩怒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暗算老夫？”那人说：“绵里针字文中，吴公子父亲的朋友。”字文中一抖长袖，一团白雾扑向床上的白浩。白浩双掌一挥劈出，劲力刚猛强大，压向字文中。字文中不敢怠慢，身子退了一步，使出太极术中的“化字诀”，双臂成圆，周身无一处不走圆。字文中被称绵里针，太极之术自是登峰造极。白浩的强大内劲在垂手之间，已被化解得无影无踪。吴冶和龙小青此时都已醒转。吴冶周身禁铜如铁，动不了。龙小青可一坐而起。突然发现自己的衣襟被解，前胸裸露，恼怒万分，随手扣上衣服，抓剑在手。字文中知道龙小青的剑术厉害，叫道：“龙姑娘，这是阴仙白浩，我发现他要害你，就进来救你。快把他拿下。”白浩嘿嘿狞笑道：“这么个小妞供我玩还可以，要拿我，不是做梦吗？”

龙小青恨透了白浩的无耻，咬牙关，一招“大合天灯”应急而出。白浩虽也听说过龙小青杀了胡云，可又不信。这回躲也来不及了，因为对方出的剑，你根本不知她要取你何方，而且快如疾雷，一剑刺透了白浩的心脏。白浩只“哼”了一声，便死在龙小青剑下。他的复仇的愿望，再也不能实现了。

龙小青杀了白浩，忙向绵里针谢恩，绵里针字文中说：“用不着谢我，龙姑娘，快解吴公子的穴道。”

吴冶的穴道被点，急躁也无用，他的“大罗金仙上上心法”虽神妙无匹，可一时半会，也帮不了他什么忙，龙小青在他被点的穴道周围，转动按揉一番，穴道才被吴冶的真气冲开。吴冶跃身而起，忙道：“是字文中叔叔？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”字文中道：“江湖鬼域伎俩颇多，以后可要慎重。”吴冶点头。

龙小青却道：“原来是你？”

吴冶一怔。字文中说：“龙小青你误会了我。你听到过侯坤说收买了我，让我对付吴大人。这个你信吗？你现在不也在受冤

枉吗？世上的事，如果听到点风吹草动，就不问青红皂白地乱猜疑，就太没道理了。不错，我确曾答应过侯坤对付吴大人，可那全是我的计谋，没想到全被你破坏了。你杀侯坤、化乾坤时，我正在跟踪他们两人，就在河对岸。我料不到你的剑术如此高明，一下子把他们全击杀了。”

龙小青道：“这么说，我杀错了吗？”

字字文中摇头说：“龙姑娘，不是的。若按我的计谋发展下去，其结果也不会比这好多少，可谁也不敢保证，这中途不出问题。就说君山之行吧，我一直跟着你，可自从你入山。我就再没发现你，直到你要被那个贼子侮辱，我才又救了你。可我没有来得及解你的穴道，追那几个去了。人没有追上，回来连你不见了。到你杀死江雨贤时，连我也糊涂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只有你心里最清楚，可别人硬是认为你胡说八道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天下的冤事不都是这样的吗？”

龙小青听了字文中的这番话，彻底释然了。被人冤枉、非议、污骂的滋味，她体会得太深了。字文中说对了，世上的事，谁也没有先见之明。他多次救护自己，恩如再造啊！她向字文下拜。字文中欣然承受：“你拜我实在不亏。若不是我救你，也许你的命运全要变个样呢？”

吴冶说：“字文叔叔，我娘在什么地方，你知道吗？”字文中说：“可能在‘渔岛礁’上。不过，这个时候，你千万不可去寻找。明白吗？”

吴冶非常激动，十分感激地说：“字文叔叔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。”

字文中长叹一声说：“孩子，我和你父亲情同手足，我会把你当做亲人看待的。我们之间还客套什么呢？”

吴、龙两个年轻人对字文中又增添了几分崇敬之情。不管你

多么尊贵或卑贱，在危难的时候，都是渴望帮助，理解的。这份珍贵的情谊，他们会永远地埋藏在心中。

吴冶说：“你有什么打算呢？”

宇文中说：“你父亲不在了，他的担子有一部分落在我的肩头，那就是帮助你们三人躲开这场劫难。完事之时，也是我归隐之日。尘世的明争暗斗、纷争不息，使我厌倦了。你们两人要多加小心，我去了。”说完，闪身而去。吴冶想说什么，可没有来得及说。想说什么呢？他也说不清楚。

宇文中一去，两人也不能睡在有死人的屋中，只好飞身而出。一片茫茫黑夜，哪儿去呢？没有明晰的路，没有一颗指示方向的星星。在吴冶的心中，‘渔岛礁’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地方，有些鲜明了。但是，现在他又不能去，怕一去带给母亲的只有杀劫。他们站在黑夜里，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。人的命运实在怪异得很，他们说什么都想不到，仅这么一站，他们已开始走向了深渊。当然，他们是想不到的。

衣袂飘飘，环佩叮当，两条人影在他们的斜前方向南而去。一个女的说：“牡丹姐姐，听说‘洛神母后’今晚子时就要做‘命母’了，是吗？”另一个少女道：“我也是刚听说不久。这可是我们主人的福气呀？”那少女道：“是的。我们就要从芥微之末，成为参天大树了。”两个人“咯咯”地笑了几声，向南飞掠。

吴冶道：“青妹，我们不如追上她们，看看是什么来头？”龙小青也称是点头。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而变了，惨淡而血腥，让人闻之落泪。

两个人展动神功，急追上来。前面的两少女身法也极其美妙，如两片云向前飘动。她们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，所以身法不太快，可吴刚已是心惊了。这两个少女的身法几乎可和自己平分秋色。那她们的主人岂不要高绝尘寰了吗？听她们刚才之言，似

乎她们的“洛神后”练成了什么稀世奇法，不然她们何以如此喜悦。龙小青也有同感。但他们自忖，以自己的身手纵然不足以胜，逃跑还是可以的。自己修习的“大罗金仙上上心法”称号第一奇经，难道还有人胜过它不成？两个人也不停步，一路尾随下来。

过了有两个时辰，还不见少女歇脚。吴冶大骇，这两个少女的功力好深厚啊！奔了有四百里了，她们到底要上哪去呢？子时早已过了，自己什么也看不到了。他们一迟缓，两个少女向东一拐，进入了连绵不断的群山，这里的一切都黑苍苍，沉郁郁，有压抑的浓缩，有扩张的欲望，仿佛随时都可向外放出无限的力量。

这围成一圈的山套里，有个山泉叮咚，绿茵深深的所在，在一片紫竹林的东面，是一排长长的竹棚屋。在棚子外面坐着几个人。两个少女到了近前，吴冶、龙小青只好在远处观看。

中间坐着的是一个中年白衣妇人，其美堪比“洛神”。人赠的名号并不虚妄。在她的西边是一个十分不凡的蓝衣客，英气透出。傲岸无比。西边一个女人，赫然是鬼沼圣姑常无娇。在东南方的一个独眼人，竟是天狼神功孔玄。旁边还有一个红衣少女。

白衣美妇道：“绿牡丹，你们办好了吗？”绿衣少女说“回洛神后，一切都办好了。”长河洛神说：“我虽是自称长河洛神，可我的力量也足以和‘洛神’媲美了。想那曹植，也料不到人世间还真能出一个洛神呢？”几个人都附和着笑。

她又问那个翠衣少女道：“九月青，你办好了吗？”九月青说：“回洛神后，办好了。”白衣美妇满意地点头说：“好。”她朝红衣少女说：“山茶花，你和两位姐姐一块休息去吧。”红衣少女忙答应，和那两个少女，一同进了一间较大点的竹屋。

蓝衣男子说：“夫人，该我们名震古今了。要让天下武林都

知道我钟太仓一样可成为武林霸主，让那些从来都瞧不起旁门左道的人都气死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的‘道’，才是‘正道’，世上没有什么正邪，不是连皇上老儿的人，也来求我们帮忙了吗？可见，这些自诩正统的人，并不多么相信自己，相反。他们也承认我们的厉害。在人们的心目中，谁的拳头硬，谁是哥。牡丹、青儿的两封信，一旦落在‘生死夫人’和郑西铁之手，我们的联合之事就算完成了，武林从此是我们的了，”

吴冶心中惊诧万分。原来，他们也要对付武林正义之士，这麻烦可大了。

常无娇说：“长河洛神既然成了‘命母’，天下就无人是对手了。一切要听从钟大侠的指派了？”

钟太仓笑道：“我已练成‘同心强命’神功，所有被我治服之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我的指派。”

一阵沉默后，孔玄说：“杜浩天这小子再也跳不了几天了，我的仇，也要报了，不过这小子确有些门道，我们不可太大意。”

常无娇说：“他那点鬼门道，在长河洛神的‘命母神功’面前，就微不足道了。”她的话里，有苍凉的成份，也有嫉妒、慕求的情感。可她知道，要成为“命母”，首先得经长河洛神同意，得和钟太仓同房三天，再修习十五日方可。这代价太高了！她不愿把身子给钟太仓占有，自己已练成莲花神功，纵然不是你“命母”的对手，天下能及上我的也少之又少。何必再求上那么一步呢？常无娇能练成莲花神功，多亏长河洛神给了她一粒和于然、宫水莲服下的那粒相似的丹丸。

钟太仓说：“夫人，我们再培养一个小‘命母’好吗？”

长河洛神白了他一眼，没言语。钟太仓笑道：“这样可帮我们的大忙了。再说，只三天，过了三天，让我上她的身我都不上，我是爱你如命啊？”长河洛神说：“你有合适的人选吗？”

钟太仓说：“现在还谈不上，看看就知道了。”他朝着吴冶、龙小青藏身的地方说：“出来吧，我已发现你们两个了。”

吴冶、龙小青都是一惊：好个厉害的人物，如此机警！他们知道，再躲不下去了，只好出来。龙小青一出现在他们的前面，钟太仓的眼立即放射出两道奇光，目光渐渐浑浊而红，片刻之后，成了兽光：这是个合适的人选！

长河洛神不满地看了丈夫一眼，心中暗自思量：这女娃果然奇佳，若收在身边，定有大用。丈夫一直也是挺忠心的，这次顺了他算了。她轻轻地点点头，钟太仓一站而起。向他们两人走过去。

吴冶早看出钟太仓没安好心，怒火上升，在他还没有到他们面前时，吴冶就飞身而上，一狠心，把全部功力全部提起，一招“纯因正果”劈面而出。钟太仓见吴冶上来就动手，也不示弱，提起“同心强命功”挥掌迎上。这钟太仓也非等闲人物，两掌一抖，掌劲如山如潮。“嘭”地一声，两下接实了，钟太仓踉踉跄跄退出几步，从嘴里溢出血来。吴冶也后退两步，双臂发麻，脸色惨白。看样子也震动不小。但不管如何，吴冶略胜半筹。钟太仓受伤虽不太重，可这一招把他从梦境中打回到现实中来。世人不可小瞧。他本可不必这样和吴冶动手，而偏偏为之，不是自寻烦恼吗？他的对手吴冶练成的神功，是专供打人用的。而他的神功是专控制人的，他这是以己之短，对别人之长，焉有不败之理！

长河洛神见丈夫受伤，也暗自心惊。看来，世上的事，明知不行的，别强自为之。

他们夫妇的这种怪功，端的神奇无比，是从苗疆的养蛊禅悟而出的，又经过二十六代祖师的努力，成了今天的模样。他们夫妇，经四十年苦修，天机恰巧，听了“天蝗鸣音”，才得以大功

告成。不然，他们还要再修习四十年方可有成。这怪功的心法奇特，有一套十分让人生厌的咒语，你每天都必须把咒语念得满嘴甜，方可算过去了这一天。否则，算没练，可见，练这种功多么不易。该功要求，动手打人是“命母”的事，“命主”是专门控制人的，这个顺序不可打乱。刚才钟太仓身为“命主”，却偏偏去动手，岂不自讨苦吃？当然，钟太仓也太轻视吴冶了。“命主”也不是不能动手打杀，而是要和比自己低的人动手才可不受损。对于正常的人，对没有内功之基础的人，对于不会武功的人。他的“同心强命功”就不能控制。对方的武功越高，控制起来就越是易。

长河洛神站起来，轻蔑地走到吴冶面前，道：“好功夫！可惜你来错了地方。今晚，你败定了。”

吴冶冷笑道：“少吹大气。有没有，伸伸手。动了手之后，才知道谁败了呢？”

长河洛神冷笑一声：“挺自信的，好吧。”

吴冶道：“在下不敢越礼，和女人交手，我先让你进招。”

长河洛神笑道：“还有点胆量和气概，可做我手下一员悍将。”说完，长袖一摆，向吴冶拍出一掌，轻飘无力，软绵欲睡。吴冶正想还手，忽闻到一股浓郁的、至大至正的檀香味，顿时，全身毛孔陡涨，血液快流，精神无比兴奋。随即，一道阴柔内劲如千万根丝线，进入自己的毛孔，周身一麻，浑身无力，颓然坐地。

龙小青大惊失色，跑上前正要扶起吴冶，长河洛神的又一掌拍出。龙小青这才有些后悔，早该先上前拼命呀！这是她心中的狂喊，可是晚了。长河洛神的掌一出，一切全改变了，她来不及运功，就浑身瘫软倒地，此情此景，两个人只有内心嚎哭了，还能说什么呢？

钟太仓窜上来，劈面给吴冶几个巴掌，打得他满嘴流血，脸都呈现黑紫色。钟太仓总算报了刚才一掌之仇，这才和吴刚眼对眼地运起神功。紫气罩住了吴冶的头顶，慢慢在他的眉心凝聚。吴冶一摇头，钟太仓才收起神功。他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吴冶。”“她叫什么？”“龙小青。”钟太仓满意地笑了。他说：“吴冶，你把龙小青抱到我床上去，脱去她的衣服。”“是。”

这把龙小青惊骇欲死，吴冶怎么会听他的呢？吴冶又恢复了武功，只是大脑被钟太仓控制了。吴冶把龙小青抱到一间小竹屋的床上，给她脱下衣服。钟太仓贪婪地看着裸美人，淫笑不止，他对吴冶说：“你可出去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龙小青绝望地流出两行凉泪。

外面的吴冶，似喜非喜地站在小竹屋外面，看着夜空？看着另外的几个人？他在想什么，只有天知道了。

长河洛伸又轻轻拍出一掌，击向孔玄，这可令孔玄魂飞天外。难道也让我成个畜牲不成？他极力斜射，可已经晚了，人在半空中落下来，摔在地上。连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多么可怕的奇怪神功！一旁的常无娇也吓傻了，难道我要成为第三个傻子！



云姥姥这个自诩慈善的老女人，恨坏了钟小云，非要治治她不可，不然，这口恶气实在咽不下去。就因那么一点小事，她就陷钟小云于一生之不幸，多么狠的心肠！平时，她待钟小云真不错，钟小云也对她唯命是从，多少年来，没说过一个不字。所以，她才喜欢起小云。她若说，太阳是柿子，天黑就烂掉了，钟

小云就得立即说，我还闻到过一种涩味呢。她若说，太阳是个下贱的婊子，早晨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勾引男人。钟小云只有说，太阳的确不是好东西。这样，就惹云姥姥一阵大笑，把钟小云当成贴心人，可方小和钟小云的事刺激了她：这个野妮子和那小子认识才片刻，竟有情了？连我的话也不想听了？可见她以前对我说的，全是逢场作戏。这个浪货，我非让你一辈子都知道我的厉害不可！钟小云却不知她这毒恶的心肠和狭窄的报复是多么沉重。她见云姥姥不高兴，也不敢再说什么，只有尽力地去讨好她。可云姥姥主意已定，不吃她这一套。

云姥姥想了好一会儿，对钟小云说：“云儿，男人就那么回事，什么美不美，配不配，只有能耐才是真的。我们世上不是流传说吗？郎才女貌，八十老翁，可娶十八岁的姑娘。皇上老儿搂着的妃嫔，哪个不是二八多娇？只要有手段就成。我对你最不放心的，成天怕人欺负你，我定要给你选个最有本领的人，方能让我安了心。年龄上么，不要紧，老夫少妻才恩爱呢？”

云姥姥的一番话，把钟小云说傻了，姥姥是什么意思呢？她把我从小抚养成人，又教我武功，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，难道她会害我吗？可她说了些什么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没有得罪她呀！忽儿，她想起来了，姥姥可能是因方小跑而怨恨于我，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对，不对……定是嫌我不听她的话，移怒于我，报复吗！也许是吧！我完了！她周身仿佛失去了力量，动也不能动了。走一步都感到困难，再也昂不起平日的头颅了。

云姥姥见钟小云蔫下去，心里很受用：你这贱婢，这才是开始呢！她们走到一个山坡前，忽见正东方向奔来一个人速度甚急。及至近前，才看清，是个七旬左右的老者，一身黑衣，长相古怪，也是一个独眼放光明。云姥姥一见此人，眼睛顿时亮了。对呀，何不把这贱婢嫁给这老儿。人虽丑，本领大得紧。她放声

叫道：“黑狐花不见，还认识老身吗？”

那短小腰弯老者止住身形，笑道：“原来是云姥姥，你老在江湖中谁人不知，我花不见怎敢忘呢？”

云姥姥笑道：“好说。花不见，我很赞赏你的武功，给你说个媳妇要不要？”

花不见一怔，以为听错了呢？忙问：“你给我说个媳妇？”

云姥姥说：“正是此意。”

黑狐花不见说：“谁愿意跟我呢？”

云姥姥说：“你武功了得，为人正直，哪个姑娘不喜欢呢？你若愿意，我就把我的徒儿钟小云嫁你吧？这样，我也放心了。”

钟小云听了这话，头顶如响了一个焦雷。想说不愿意，又知道说也没用，心一横，不言语。也好，你不是教了我武功吗？又养了这么多年，我无以为报，就用你这次坑害和泄愤，来扯平了。你把我推向了痛苦的地狱，也算我还了你的人情，从此两不相见。钟小云的心中充满了悲凉之情，自己命苦，有什么法呢？

黑狐花不见觉得纳闷。这个老乞丐犯了什么毛病，把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宝贝徒弟嫁给我？但他又一想，若有这么个美妻，真是天赐桃花运，还管那么多做什么？他笑道：“云姥姥，只要你的弟子乐意；我是求之不得的。”

云姥姥哈哈大笑：“花不见，钟小云一向钦佩英雄豪杰，象你这样的人物，她怎会不乐意呢？小云，你说是不是呀？”

钟小云冷漠地说：“一切全凭姥姥作主，你就是往火坑里推我，我也得跳呀？”

云姥姥老脸一红，斥道：“我怎会往火坑里推你呢？花不见大侠，哪一点配不上你？”

钟小云道：“姥姥，你别气呀？你的话我怎会不听呢？你把